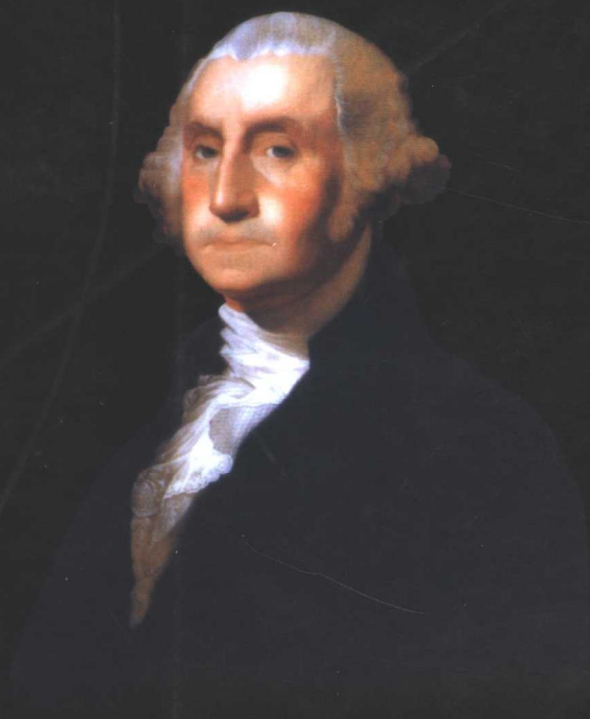


Life of Washington

美国文学之父笔下的美国国父



华盛顿全传

■ 华盛顿·欧文 / 著 ■ 李瑞林 宋勃生等 / 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DEVELOPMENT

K837.127

31/1 美国文学之父笔下的美国国父



华盛顿全传

上

◇华盛顿·欧文/著◇李瑞林 宋勃生等/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DEVELOPMEN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盛顿全传 / (美) 华盛顿·欧文著; 李瑞林, 宋勃生等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2

ISBN 7-80087-694-2

I. 华... II. ①李...②宋... III. 华盛顿, G.
(1732~1799) — 传记 IV. K837.127 =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5680 号

书 名: 华盛顿全传

著作责任者: (美) 华盛顿·欧文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7-80087-694-2/I·31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奥隆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44.25

字 数: 111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69.8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箱: fazhan@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原版序言

此

书数年前即已动笔，但因冗务缠身，又长期旅居欧洲，加之身体时有不适，写作过程屡屡中断，只是最近二三年里我才得以专心致志于本书的写作。作此说明，是为了向读者交代此书未能及时出版的原因。

本书第一部记载了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之前的早期生平：他数次荒原探险，在英法战争的前线浴血奋战，以及其他一些“经历”。在此过程中，他造就了自己的性格，磨练了意志，为后来担当重大的使命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部传记，虽然也穿插了一些人们熟知的轶事趣闻，旁征博引一些题外话，灵活变换叙事手法，但是绝大部分是再现史实。其实，华盛顿乃卓越政治人物，鲜有私人生活。几乎从孩提时代起，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同美国历史休戚相关，因此，写他的传记，我不得不设身处地地从他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影响他计划的有关历史，同时也不得不叙述一下某些遥远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与

25074/01

他所关心的事情无甚关联，但归根结底，却对这场由华盛顿唱主角的伟大历史戏剧产生过影响。

我力图以公正和忠实的态度来完成这部作品，引用真实可信的资料来陈述史实，尽量避免一切不适当的渲染和浮夸。我的著作立足于华盛顿的通信书札。其实，这是为他立传最丰富也是最可靠的依据。这些手稿现保存在国务院档案馆，我可以充分地、也是经常地加以利用。此外，我还经常参阅斯巴克斯先生出版的《华盛顿文集》。我已将其中多篇对照原文仔细核实过，故相信该文集总体上是准确无误的，作为历史考证之用，是万无一失的。而且，我很高兴在此证明这位先生的资料基本上严谨准确，我认为，他是对我们民族文献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和研究论文使我在写作这部书的整个过程中受益匪浅。

华盛顿·欧文

一八五九年十月

第一部 (1~42 章) (1)

华盛顿家族是个古老的英格兰家系的后裔。华盛顿是在农庄里长大的。成年以后的华盛顿先做土地测量员，后来加入英王陛下的军队，抗击法国人，随之开始了他的军事、政治生涯。

第二部 (1~46 章) (307)

“波士顿倾茶事件”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华盛顿受命于危难之际，投入了他艰苦卓绝的抗英斗争之中。

第三部 (1~40 章) (633)

在抗英斗争中，华盛顿赢得了声名和尊重，但工作的曲折艰难出人意料，包括来自内部的。华盛顿以他正直、高尚的品格和毫无怨言的行动，影响着人们，也推动着战争的进程。

第四部 (1~69 章) (957)

战争以北美人民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告终。本欲解甲归田的华盛顿在全美人民一致的衷心拥戴之下，走上了总统职位。在他的两个任期内，华盛顿为美国国家制度的确定殚精竭虑，同时严于修身律己，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华盛顿全传



第 一 部

第 1 章

华盛顿家族的宗谱

华盛顿家族是一个古老的英格兰家系的后裔，其家谱可以上溯至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后紧接着的那个世纪。当时唯有那些随从征服者一起从诺曼底来的人，或在征服者麾下征战的人，或这些人的后裔，才有权享用地产和特权，而华盛顿家族拥有达勒姆郡的地产和采邑特权。在惩罚诺森伯兰人的反抗时，征服者威廉掠夺了哈姆伯河湾以北的全部土地，并把这些地产分给了他的追随者。他还晋封诺曼底人和其他一些外国人为地位显赫的高级教士。达勒姆郡的主教就是这些最富有、最显贵的主教中的一位，因为这里安放着圣古斯伯特的圣骨。圣骨原先存放在林迪斯法奈的圣陵里，后来丹麦人进犯此地，圣骨被取出运至达勒姆郡。据卡姆登所言，王公贵族们都打着这位圣者的旗帜抗击苏格兰人的侵略。因此，撒克逊人都把他的圣陵奉为至尊，达勒姆主教也因而享有异乎寻常的特权。

征服者威廉将这些特权沿袭下来并不断加以扩大。为了制服不安分的诺森伯兰人，阻止苏格兰人的入侵，在这边远地区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亲信。毫无疑问，他认为由一位君王任命的开明教士担当此任一定会比世袭贵族更安全可靠。

因此，威廉在主教管区内安插了一位贵族出身，并且学识渊博的洛林地区人，之后，又将这个主教管区擢封为享有王权的领地。领地的主教，也就是在其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具有世俗的管辖权和宗教的管辖权。威廉为巩固其地位，还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该城堡也用作抵御北方劲敌的屏障。他还任命伯爵为与其领地毗邻的海洋和水域的上将统帅，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的监护首

长以及双方联盟的监护人。我们已知，从那时起，达勒姆的教士们在其教区内已享有世俗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在其后几百年里，仍继续行使着独立领地的每一项权利。

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也就是主教大人，几乎过着显赫辉煌的王室生活。他有管理世俗事物的大臣、大管家、秘书、财政大臣、内侍、驯马师和众多的小官吏。不过，他们仍需要尽封建义务。在当时战事纷争频频不断的年代，他所有的地产都意味着需要提供军事服务。主教和寺院主持等僧侣们与那些直接由君王封授地产的贵族们一样，在需要时，毫不例外地必须按所辖教区的比例向国王提供武装的男子，但他们有自己的封邑帮助他们完成这一义务。

显贵的达勒姆高级主教有他自己的爵士和武士。这些爵士和武士拥有主教分封的地产，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都有义务为他服务。这些人偶尔也出席他的宗教会议，并以辉煌的武装力量博得这位主教大人的欢心，他们还必须准备好武器和战马以供其所需，因为他们以敌为邻，内战又时而发生，还经常遭到苏格兰人的骚扰。当该省的王旗——圣古斯伯特大旗树起来时，没有哪一个主教大人的武装封建领主胆敢拒绝上战场。

一些高级教士们在其印章上刻着一个骑在马背上全副武装的骑士，作为他们的教区积极备战的标志，骑士的一只手挥舞着利剑，另一只手则握着代表主教权力的纹章。

那些处于备战状态、在该教区内拥有封邑的骑士中有一位名叫威廉·德·赫特伯恩的，就是华盛顿家族的祖先。他的诺曼底名字威廉可能代表他的祖籍。这一家族长期使用诺曼底名字接受洗礼。

德·赫特伯恩这个姓氏取自一个小村庄，是主教在其领地内作为骑士封地分封给他的，大概就是现在的弟斯河沿岸一个名叫哈特伯恩的小村庄。大约在威廉征服时期，有地位的诺曼底家庭都有用他们的城堡或领地的地名作姓氏的习惯。只是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开始用人名作姓氏。



德·赫特伯恩这个家族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拥有这个村庄的，已无从查考。他们很可能是和诺曼底的贵族骑士罗伯特·德·布鲁斯（或称布鲁西）并肩作战的战友。征服者威廉把北部大片领土赏封给了罗伯特·德·布鲁斯，在其他一些受赏封的人当中，还有达勒姆郡的赫特爵士和赫特尼斯爵士。

我们所找到的第一本真正提到德·赫特伯恩家族的书是《博尔登登记簿》，这是一本 1183 年达勒姆教区所拥有的土地记录。此记录明确写道：威廉·德·赫特伯恩用他的赫特伯恩村庄交换了本教区内的威星敦村庄和采邑。他上缴给主教四英镑的免役税，并承诺在重大狩猎活动中伺奉主教两只灵提狗。当教区领地需要军事援助时，提供一名武装的男子。

就这样，这个家族随地产的更换而改变了姓氏，从此就姓德·威星敦。我们将看到，要求这片采邑履行的军事义务经常是很迫切的，要求为每次大型狩猎活动提供的服务也丝毫不能怠慢。在那些日子里，打猎仅次于打仗，成了王公贵族的职业。教士们也与俗人们一样参加这一活动。达勒姆主教的狩猎规格是王侯级别的。他有自己的林场、狩猎地和猎园，并配有大批守场员、狩猎地管理员和猎园看护员。大型狩猎活动简直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他手下的所有爵士和骑士都毫不例外地带着马匹和猎狗参加狩猎。主教所定的条例对狩猎权有明确的规定：在去猎场的途中所获猎物全部归主教大人所有；在回归的途中所得猎物归本人。

休·德·皮萨日（或称德·皮德赛）是国王斯蒂芬的侄子，是一位虚荣心极强的高级教士，总喜欢身后尾随一大批教士和武装扈从招摇过市。在他的主教任期内，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德·威星敦家族的踪迹。当狮王理查一世典当拍卖所有的财产，以便为十字军东征筹募资金时，这位主教决定随狮王一同前往。主教比国王更富有，他的军用物资准备得壮观、气派。除了运载军队和侍从的大船外，他还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战舰，舰上装有一个御座或银质主教椅，还有成套的家具，甚至厨房用具都是用同样贵重的材料做的。



总之，假如这位主教不是在后来被劝说留在了国内，以自己的财力来资助国王，并被晋封为终生诺森伯兰伯爵，成为王国的摄政者之一的話，德·威星敦家族本来很有可能追随圣·古斯伯特的旗帜去参加圣战了。

在以后的70年中，我们发现，这个家族仍然保留了在主教的领地内的封邑。在1257年国王特许教会领地的契约书上出现了邦多·德·威星敦及其子威廉的名字。不久王公贵族之间发生混战，亨利三世的宝座在德·蒙特佛茨家族的颠覆下摇摇欲倾，因此，教区的骑士们都聚集在王旗下捍卫王权。在1264年国王沦为囚徒的灾难性的路易斯战役中，为捍卫他们的国王而战的皇家骑士名单中，我们找到了威星敦村的威廉·威星敦的名字。

在主教安东尼·贝克（又称毕克）战绩辉煌的任职期间，领地的骑士们经常盔甲在身，策马出征，多次作战。贝克主教是如此的厌烦休息，他从未多睡过一个觉。他说在床上辗转是不可能成为一名男子汉的。只要是住在教区，他总要不不停地骑着马穿过一个采邑又一个采邑，或者打猎，或者捕鹰。他两次动用他的全部武装支持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在与国王一道向北进军中，主教大人带领着一支雇佣军在前面打先锋，比主力提前一天进军。先头部队的这批雇佣军有1000名士兵和500匹马，雇佣军的费用全部由他自己支付。除此以外，他在领地内还有自己的采邑，六旗人马和160名骑士。一首古诗这么吟道：虽被传以梅林惊人的才干，可没有一人超过亚瑟本人。在这种场合下，当圣·古斯伯特的旗帜从圣陵中取出作为一面旗帜，而且教区内的所有武装人员必定跟随其前进之时，我们可以肯定，德·威星敦家族就是那些英勇的骑士中的一员。这面大旗由走在部队前面的一位达勒姆僧侣高举着。一首古诗写道：有许多华丽的马衣，漂亮的随风飘扬的三角旗和一阵阵战马的嘶鸣声。山上山下净是马匹运载帐篷和给养的车辆。据我们所知，征战中的达勒姆主教大人，看起来更像一个有权有势的亲王而不像牧师或教士。



这场侵略战争以苏格兰王约翰·巴利奥的投降而告终，主教大人是英格兰方面的谈判代表。作为这场战争的战利品，镶有雅各布梦寐以求的宝石、被苏格兰人奉为法宝、而且历代苏格兰君王就职宣誓时都要使用的斯库奈座椅，被运往英格兰，存放在西敏寺大教堂。

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德·威星敦家族仍然出现在骑士们举行的各种活动中。1334年在邓斯特堡举行了马上枪技比赛，在一串参赛的骑士（贵族骑士）名单上，有斯蒂芬·德·威星敦爵士的名字。他的纹章是一朵天蓝色衬底烘托出的金色的玫瑰。

不久他就应召到更严酷的战场上展示他的武功。1346年，在爱德华和他的儿子黑王子带兵去法国征战之时，苏格兰国王大卫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侵犯诺森伯兰。作为摄政者留在英国的菲莉芭王后立即披挂上阵，指挥作战。她号召北方各贵族和高级教士都加入到她的旗下，所有人一呼即应。在这些教士中，有达勒姆郡的主教哈特费尔德。圣·古斯伯特的圣旗又悬挂起来，达勒姆教区的骑士团参加了达勒姆附近著名的内威尔交叉口战役。在此次战斗中，苏格兰军队被击溃，大卫王沦为囚犯。

菲莉芭王后赶忙带着一支得胜之师在丹佛渡海，与扎营在加莱城下的爱德华国王会师，这时达勒姆主教也跟随在王后左右。他的部队包括3个旗，48名骑士、164名候补骑士、80名马上弓箭手。这些人都是1346年加莱投降的见证人，在这场战斗中，菲莉芭王后以她高贵的参与拯救了爱国臣民的生命而获得殊荣。

德·威星敦家族作为主教领地的骑士，恪尽其封建义务，每次都应召参加了这些出生入死、壮观激烈的战役。加莱战争结束几年后，即1350年，当时威星敦采邑的领主威廉已获准把采邑以及村庄传给他本人，或者他的妻子，以及“他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他死于1367年，他的儿子兼财产继承人威廉继承了地产。在约翰·福特海姆主教的任期内，德·威廉·威星敦是参加郡枢密院议会的骑士之一。在这段时期内，领地内所有武装都被动员起来，追击来

犯的苏格兰人。这些苏格兰人，在威廉·道格拉斯爵士的率领下，劫掠了这个地区后，正带着赃物打道回府。这场劫掠也是道格拉斯家族和帕西家族之间长期争斗引起的结果。霍茨波·帕西追上了劫掠者，于是爆发了奥特伯恩战役。在此次交战中，道格拉斯被杀死，而帕西沦为囚犯。

此后的两百多年里，德·威星敦家族的名字时常出现，或者坐在主教领地的枢密院院士席上，或者带着猎狗和马匹参加主教浩大的狩猎活动，或者跟随圣·古斯伯特大旗出入战场。但是，上文刚提到的威廉爵士，是德·威星敦家族最后一位尽到封建义务的人。他是家族中最后一位能够合法继承授予其父的采邑的男性。威廉死后，他惟一的女儿暨继承人狄俄尼西亚嫁给了斯图德勒郡的威廉·坦布尔爵士，威星敦氏的继承权也随之消失了。到1400年，这份产业成了布赖克斯顿家族的财产。

尽管德·威星敦的姓氏不在领地骑士名单上出现了，但有一段时间它仍继续活跃在修道院里。1416年，约翰·德·威星敦被选为福音大教堂附属福音女修道院的院长。该女修道院的僧侣都是由教皇格雷高利七世颁诏委任的，并且在福音大教堂代替教区僧侣执行圣职。征服者威廉也颁布法令，使达勒姆的女修道院院长享有男修道院院长所拥有的全部自由、尊严和荣誉，有权掌管和自行处理教区内的教堂和土地，并且，在教士席位上与男院长们平等，坐在左首，一切身份和地位仅次于主教。

在以后的300多年里，这些荣誉和特权一直是争论和侵权的话题。副主教差一点把女修道院长挤出男院长席。约翰·德·威星敦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权力被侵吞而屈服忍让的人，他立刻以小修道院的捍卫者的名义站了出来。在一本名为《De Juribus et Possessionibus Ecclesie Dunelm》的学术小册子中，他肯定了这些长期引起争论的权力是完全合法的，因而使自己牢牢地坐在男修道院院长的席位上。此次争论的胜利，使他在众僧侣中名声大噪。1426年，他主持了在诺桑普顿召开的圣·贝内迪克教派的牧师大会。

这位不屈不挠的达勒姆女修道院院长在关于他的教士职能问题上，也与主教和教区的僧侣们展开了争论，同样获得了胜利。他的几本小册子的手稿依然保存在教堂和牧师会的藏书室里，在教堂的军械库里还悬挂着武器以纪念他多次论战的胜利。

他为自己作为女修道院长的荣誉奋战了好几个回合，并在男修道院长席上坐了30年，最终于1446年逝世，用一句古话说，是在“圣洁的声誉”中仙逝。像战士被掩埋在他的战场上一样，他被埋葬在离圣·贝内迪克圣坛不远的教堂北侧的大门边。墓碑上有铜质铭文，可惜现在字迹已斑驳难辨，也许碑文上镌刻着这位作为女修道院长的威星敦的英勇事迹。

到此时，德·威星敦氏的早期家系已分成若干支，他们在英格兰各处拥有财产。有的在学术界出类拔萃，另一些则接受骑士授封为公益服务，他们的名字被光荣地记录在郡志里或刻在一些古老的教堂或大教堂的纪念碑上。这些都是英国重要人物聚集的地方。渐渐地“德”这个尊贵的象征从家族姓氏前消失了，而且这一姓氏也从威星敦转化为华星顿，由华星顿转化为华省顿，最后成为华盛顿。达勒姆郡有一个教区名叫华盛顿，古代的威星敦采邑兴许就封在此地。在苏赛克斯郡也有一个同名的教区。

我们的华盛顿直属的那个家族支系出自格雷酒馆的劳伦斯·华盛顿绅士，他是兰开郡的沃尔顿人约翰·华盛顿的儿子。这位劳伦斯·华盛顿曾一度作过诺桑普顿的郡长。在亨利八世解散女修道院后，即1538年，他获得了一个位于诺桑普顿郡的苏尔格雷佛庄园，以及附近的一些土地，所有这些都是被没收的财产，原属圣·安德鲁寺院。直到1620年，苏尔格雷佛采邑一直属于这个家族，被泛称为“华盛顿庄园”。

在苏尔格雷佛庄园授封者的直系后裔中，有一位是肯特郡帕金顿的威廉·华盛顿爵士。他与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一个妹妹结为伉俪，公爵是理查一世的不幸宠臣，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苏尔格雷佛庄园的华盛顿支系更贴近斯图亚特王朝。在整个王朝兴



衰变化中，他们都始终慷慨而忠诚地追随国王。在这家华盛顿人中有一位陆军中校詹姆斯·华盛顿为追随查尔斯国王而厮杀在战场上，在围攻彭特弗雷克城堡时丢了性命。苏尔格雷佛家系中还有一位，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威廉爵士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亨利·华盛顿爵士，他在内战中展示了主教领地骑士团的传统骑士精神。他在1643年突击布里斯托尔的战役中，效力于鲁伯特亲王。当进攻者被打得溃不成军时，他率领一小队步兵从城墙上对方兵力薄弱的地方攻了进去，为后面的骑兵队打开了通道，并为胜利铺平了道路。

1646年他表现更为出色，当沃切斯特的司令官被敌军俘虏后，他被提升为沃切斯特的总指挥。当时正是一片混乱和恐慌的时期。国王已化装从牛津逃往纽华克议会的营地。皇权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值此关键时刻，亨利爵士收到了费尔法克斯的一封要求沃尔切斯特投降的信。此时，费尔法克斯正率领着他的胜利之师扎营在哈定顿。下面是华盛顿上校的答复：

阁下——据贵函获悉以及听您的人告知，国王已被掳到您的军队中。既然如此，您可以毫不费力地让我的国王陛下递来谕旨，下令我放弃这里的防守部队。在国王的圣旨下达之前，我将保留国王对我的信任。尽管条件恶劣，如果需要的话，我仍会尽我所能，决死一战。我已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并不惧怕。如果我惧怕过，那是在我还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的时候，至今仍是阁下您谦卑的仆人，亨利·华盛顿。

过了几天，华莱上校率领士兵 5000 人攻城。亨利爵士派了一个又一个信使前去征询国王的意图，但没有一个人返回。派了一名女使者亦是徒劳。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将近三个月后，粮草供应开始中断，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部队越来越不服从命令，然而亨利爵士仍坚持防御。费尔法克斯将军带着 1500 名骑兵和步兵天天在城外叫阵。如果他对该城发起猛攻的话，剩下的弹药还不

够抵抗一个小时，但亨利爵士仍“等待陛下的命令”。

终于传来消息说，国王颁布命令，所有的城镇、城堡、要塞统统投降。亨利爵士也看到了这份命令的抄本。按照这份文件，他在1646年7月19日在体面的投降条款下投降。这些体面的条款是他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所争取到的。那些相信祖传美德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位坚守沃切斯特的华盛顿行为举止中隐含着一种目标始终如一的恒心，以及“一次又一次地希望”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靠着这种坚忍不拔的美德，我们的主人公华盛顿才得以胜利地走过美国革命中最黑暗的岁月。

在理查一世驾崩，其继位者又被流放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对这一家族的苏尔格雷佛分支所知甚少。在格伦威尔摄政时期，英国已不再是斯图亚特王朝追随者的舒适居住地。1655年，这些追随者企图造反，因而招致了格伦威尔的报复。这派人中有许多人本未参与密谋造反，但也到其他国家寻求避难，在那里他们或许可以不受受到滋扰。约翰·华盛顿和安德鲁·华盛顿两兄弟所处的境况也许就是这样。两兄弟是苏尔格雷佛庄园授封者的曾孙，即沃切斯特城的英勇捍卫者亨利爵士的叔辈。约翰有一段时间曾在约克郡东区的南凯佛居住，后来和他的兄弟一起移居弗吉尼亚。由于这个殖民地效忠被流放的君王及其圣公会，因而成为所有理查一世的保皇党人理想的避难所。两兄弟于1657年到达弗吉尼亚，在波托马克河和拉帕哈诺克河之间的北峡地区，即威斯特摩兰县，购置了一块土地。约翰与本县一位名叫安·波普的小姐结了婚，并在布里奇斯溪河畔定居下来，那里离布里奇斯溪汇入波托马克河的河口不远。他成为一名庄园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出任地方行政官和市民院议员。我们发现他身上还有着家族一脉相承的军人热情，他以华盛顿上校的身份，率领弗吉尼亚的武装力量与马里兰省军队一道，共同抗击一帮沿波托马克河抢劫居民点的印第安塞内卡人。为纪念他公益服务的劳绩和个人美德，他所居住的教区被命名为华盛顿教区，至今仍然沿用。他死后埋葬在布里奇斯溪边的一个墓穴里。这个墓

